



春末山行

张海华 文/摄

4月底的一天,我再次去四明山里的一条幽僻古道走了走。自早春到春末,我已经去了这条古道好多次,专门进行博物观察。我总是独自去那里,倒不是不愿意和别人同行,而是因为我走的路实在是非常随心所欲:很少走现成的路面,而是一会儿涉溪(我通常穿高帮雨靴进山),一会儿钻入茂密山林,就是为了寻访荒野中的各种动植物。

这样的定点观察很有意思。在一个月里,我看见,落叶林不知不觉间从枯黄变得绿意盎然,野花像变魔术一样换了一批又一批,蝴蝶与豆娘越来越多见,酸甜的野莓逐渐变红了,夏候鸟的鸣叫开始响彻山谷……

独特的蝴蝶戏珠花

那天,我在山里走了一天,收获特别大,限于篇幅,这里只能挑几种特别有意思的动植物来介绍。

沿着溪畔的古道走了没多久,便见不远处繁花如雪,临水盛放。啊,蝴蝶戏珠花,没想到已经开得这么好了!约一周前我过来,看到这一株的时候,那些显眼的花瓣还不是白色的,而是很浅的黄绿色。而现在,在我眼前的每一个花序(除单生花外,大多数植物的花会按一定方式有规律地着生在花轴上,这种花在花轴上排列的方式和开放次序称为花序)都像是一把撑开的伞:“伞”的边缘,仿佛有几只白色“粉蝶”围在一起翩翩起舞,而中心部分是几十朵呈珠状的极小的黄色花。这独特的花形,便是“蝴蝶戏珠花”这个名字的来源。它的花序,在植物学上被称为“复伞房花序”。其实,那几只白色“粉蝶”乃是没有花蕊的不孕花,只起到装饰与广告的作用——即吸引授粉的昆虫前来;真正的可孕花,是挤在中央的那些小花。我看到,食蚜蝇在密集的小花上自在地吸取花蜜。

蝴蝶戏珠花为忍冬科荚蒾属的落叶灌木,花叶俱美,在山里不常见。不过,在宁波市区的公园绿地里,有时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琼花。春末夏初,在四明山里经常可以看到开花的中国绣球。这种植物虽说属于虎耳草科绣球属,但其花形与蝴蝶戏珠花颇为相似:外围较大的白花实际上是不孕的花萼片,真正的可孕花是中央的黄色小花。

顺便说一下,到了夏天,山路边常见的大叶白纸扇(茜草科玉叶金花属)的花也和上述两种花有异曲同工之妙,大家有兴趣的话,以后不妨留意一下。



虾脊兰



蝴蝶戏珠花



正在交尾的红灰蝶

活跃的昆虫世界

在寻找野花的同时,我也十分注意出现在身边的昆虫。运气很好,就在蝴蝶戏珠花附近,我看到一只近乎黑色的中等大小的蝴蝶飞过,停在植物叶片上。悄悄走近,细看方知它是深褐色,其前翅的反面有一个明显的大眼斑,而后翅的反面没有眼斑。我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蝴蝶,在现场只知道它是某种眼蝶。回家后仔细翻阅图鉴,才确认它是拟稻眉眼蝶,为蛱蝶科眉眼蝶属。它的前后翅反面的中线为淡紫色,故又被称作“紫带眉眼蝶”,是一种只生活在山区森林里的蝴蝶,喜欢在阴暗处活动。

告别这只眼蝶,继续前行。忽见地面上有两枚红色的“叶子”轻轻飘了起来,定睛一看,不是红叶,而是一对正在交尾的红灰蝶!红灰蝶属于本地较常见的灰蝶。不过,多数灰蝶种类的体色比较暗淡,以灰色、褐色之类为主,很不起眼,而红灰蝶是一个例外。这种靓丽的灰蝶的前翅正面为鲜艳的橙红色,并具有显著的黑斑;后翅正面以黑褐色为主,但还是镶有一条橙色边。

看来,是我不好,匆匆的脚步打扰了它们,吓得这对小夫妻赶紧逃离。好在它们没飞多远,就又落了下来,待在一块岩石上,还是维持交尾状态。我蹲了下来,用长焦镜头悄悄拍了几张就离开了。

沿溪看到很多黄翅绿色螽(cōng),这是本地春季最容易看到的豆娘。原因无它,主要是黄翅绿色螽在3月就由稚虫羽化为成虫,开始自由飞翔;而其他很多豆娘羽化得比较晚,要到春末夏初才逐渐进入飞行期。这些黄翅绿色螽通常就停在溪边植物的叶片上,表示占据了一方领地,通常不允许其他同类靠近,否则会起飞将对方驱离。

我看到一只黄翅绿色螽雌虫从叶子上突然起飞,转瞬间又落到了原地。仔细一看,原来就在极短的起落间,它已经捕捉到了一只路过的飞虫。那沦为猎物的可怜的小虫乱晃着脚,徒劳地挣扎着,无法避免被逐渐吞噬的命运。

不过,善于捕虫的豆娘也会遇到更厉害的角色。当时,我正坐在石头上喝水,休息片刻。一只黄翅绿色螽飞来,停在我左边不到一米远的叶子上。忽然,又一只虫飞来,直接冲向豆娘。这只黄翅绿色螽吓了一跳,赶紧飞到了另外一个位置,谁知那入侵者不肯罢休,居然再次冲了过来,直到把豆娘彻底赶跑。那时我才看清楚,这个凶悍的家伙是食虫虻,专干捕杀其他昆虫的营生,怪不得这么嚣张。

高山上的自然秘境

一路走,一路拍,不知不觉便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。那个地方,有个很美的小型瀑布,瀑布旁的森林非常茂密,原生生态环境极佳。但由于这地方太“野”了,所以一般人不会走进去,而我在今年4月已进去多次。正是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,隐藏着一个自然秘境。在4月里,我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不少美丽的特色植物,如少花万寿竹、华重楼、箭叶淫羊藿、荞麦叶大百合等。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

少花万寿竹,我觉得是宁波最清秀的野花之一。虽然其名字的最后一个是“竹”,但它跟竹子没啥关系。这是一种百合科万寿竹属的多年生草本,可能是因为直立的茎具有像竹子一样的节,才有了“万寿竹”这个别致的名字。在森林中,它垂着头,低调地开花了。鲜绿的叶、鲜黄的花,带给人宁静、优美的舒适感。在宁波,4月初是它的盛花期,当我在4月底进去林子,就很难再找到已过了花期的它们——因为已经被绿色的海洋淹没了。

华重楼,俗名“七叶一枝花”,为百合科重楼属植物。其茎高可达1米左右,开花时有多枚叶(通常是5-9枚,以7枚较多见)呈轮状生于茎的中央;花生于茎顶,绿色的花被片(当无法区分花萼还是花瓣时,合称为花被片)如叶状。华重楼不仅外形优美,还是一种著名的中药材,在长江以南分布很广,但由于受森林环境破坏、过度采挖等因素影响,如今在野外越来越少见。华重楼的花期很长,令我惊讶的是,其中一株植株在4月初开花正好,而到了月底再次见到,居然还在盛开。

箭叶淫羊藿是一种小檗(bò)科的多年生常绿草本,其叶子形状奇特,很有观赏价值;花朵很小,但开得很密集。这也是一种有名的中草药,同样因为人为采挖破坏,野生资源渐趋枯竭。

荞麦叶大百合在那里特别多。这种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名录的百合科植物最有“个性”的地方,就是一个字:大。叶子超大,花也非常大。不过,其花期在夏季,我就等着到时候再上山拍花——我还没见过它的形如白色喇叭的花呢。

那天,最开心的事情是在那里发现了虾脊兰(兰科虾脊兰属)。其实,对于这株野生兰花,我在4月上旬就已经看到了,当时它的花萼刚从地表的绿叶中抽出来,上面挂着若干花苞。不过,我那时候把它当作以前拍过多次的钩距虾脊兰。直到这次4月底再上山,看到了其绽放的花朵,才确认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虾脊兰。

充满善意的大自然,总会把惊喜留给真爱它的人,不是吗?